

贾晋华

皎然年譜

丁帆署

408692

年谱 然 皎



204086924

厦门大学出版社

408692

K82-64/42

[闽] 新登字 09

皎然年谱

贾晋华

*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尤溪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5.875 印张 2 插页 147 千字

1992 年 8 月第 1 版 199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ISBN 7-5615-0522-1/K·99

定价： 3.20 元

序

譜牒家乘之書，濫觴于小史，發軔乎西京。下逮六朝，其作寔繁。齊帝、魏帝，無非玉牒天潢；郡姓、房姓，盡是世家閥閱。儒林不與，文苑無聞。李唐繼軌，路敬淳、柳冲、韋述輩皆以譜學名家，為時所稱，然其述作，亦復因循。明世系，辨昭穆，著郡望，次等第而已。勢隨時遷，書多汨沒。爰及兩宋，呂大防為少陵、昌黎編譜，文士始有年譜焉。時猶別集附錄，未見鏤板單行。然其考仕履，辨行踪，系詩文，定年月，不特有助于品藻衡文，亦可藉之以知人論世。自茲以降，纂述夥頤，藐爾附庸，蔚為大國矣。

有唐畫公，陽夏裔孫，托迹禪林，寄情翰苑。標新議于緣情，《詩評》、《詩式》；揚清音于酬唱，浙東、浙西。載之稱其“首冠方外”，夢得譽為“能備衆體”，亦一時之逸足也。而舊譜不作，新著多岐，論文考史，取舍為難。

薊江賈晉華女史，謙以立身，敏而好學。研典籍于三唐，探淵源于四始。庠序傳詩，類次仲之益席；平居講藝，如商也之起予。其秉筆也，覃精以極思，厚積而薄發，戛然獨造，新意紛陳。江南流派之篇，早見稱于先輩；巴蜀遺風之說，亦推許于時賢。又復涉獵域外，沉浸乾、嘉。

翻譯之書，不達信達；考訂之作，力際精詳。洵亦難能可貴者矣。曩者，慨皎然事迹之不詳，痛唐文收錄之多誤，重校《杼山》之集，再為年譜之編，補苴罅漏，張皇幽眇，旁搜顯用力之勤，糾謬見匠心之運。量長校短，自可得之，又何待乎嘵嘵。

嗟嗟！疇昔之流毒未清，辟雍之澆風尚熾。或鼓扇以燥進，或賣線以求售，自詡者升，謙撝者退，名共實乖，位與才悖，若此之類，未絕于時，亦用長太息于昭代者矣。夫學以進德，閱其中方能肆其外；廉可勵節，澹乎名始期臻乎實。此立德之所以重于立言也。其言固迂，其理或周，祈晉華與余共勉之。

君述周祖謙

序于鼓浪嶼之百求一是齋

前言

释皎然，俗姓谢，字清昼，晚年以字行，湖州长城（今浙江长兴）人。自称谢灵运十世孙，实为谢安后裔。约生于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卒于德宗贞元九年至十四年间（793—798），享年70余岁。存世著作有《昼上人集》（又称《皎然集》、《杼山集》）十卷、《诗式》五卷、《诗议》一卷及集外诗若干。

皎然年轻时自负文华，曾满怀信心地应举求仕，失败后始遁入空门，约于天宝三载出家润州长干寺，七载受戒于律师守真。但守真虽出律门，却不拘一格，对佛教各宗兼收并蓄。皎然开始时亦承袭乃师道风，对律宗、南北禅宗、天台宗、密宗等皆加以崇奉。自大历后期起，随着马祖洪州禅在江西一带的兴起，皎然也日益专注于南宗禅。

皎然出家后不但未放弃文学活动，反而更热衷于创作和研究诗歌。他于天宝后期漫游各地名山，并到过京师，以诗歌与公卿大夫交接。至德至贞元中，皎然基本上定居老家湖州，与历任州县长吏、过往士大夫及江南隐士词客交游唱酬。其诗名盛极一时，有谚云：“晋之昼，能清秀”（《宋高僧传·皎然传》）。贞元八年，皎然尚在世时，德宗即下令写其文集入藏秘阁。

皎然在唐代文学史上占有着不容忽略的特殊地位。首先，皎然历来被公推为唐代诗僧之冠，如严羽所称：“释皎然之诗，在唐

诸僧之上”（《沧浪诗话·诗评》）。但皎然的成就和影响，实际上逸出了诗僧的范围，成为大历诗人的重要代表之一。皎然自称：“昼于文章，理心之外，或有所作，意在适情性、乐云泉”（本集卷九《赠李舍人使君书》）。其诗歌内容大致不出山林景致、寺院隐逸、说佛谈禅、宴集游赏、赠答酬和等范围，偶而也有感伤战乱、怜悯生民之作。但其风格体式却相当丰富多采，刘禹锡即称其诗“能备众体”（《澈上人文集纪》）。大历诗人一般皆工于五律，皎然也不例外。其集中作品以五律居多，唐人选唐诗《极玄集》、《又玄集》、《才调集》选其诗，也皆为五律。但大历五律大多写得圆整精工，颇见炼饰之痕，皎然的五律却写得自然散淡，浑成无迹，保留了盛唐风貌。如著名的《寻陆鸿渐不遇》（此诗未收本集，最早见《才调集》卷九）：“移家虽带郭，野径入桑麻。近种篱边菊，秋来未着花。扣门无犬吠，欲去问西家。报道山中去，归来每日斜。”此外，大历律诗往往联缀现成意象，依靠意象间的类型联系来构造出一种情调氛围。皎然未采纳此种诗法，而是善于摄取眼前身旁的实际景物，构造新鲜细致的景联。如《早秋桐庐思归示道谚上人》（本集卷二）：“桐江秋信早，忆在故山时。静夜风鸣磬，无人竹扫墀。猿来触净水，鸟下啄寒梨。可即关吾事，归心自有期。”这种写法后来为贾岛、姚合一派诗人所发展。姚合编《极玄集》，列王维于卷首，所选亦仅三首，选皎然此类五律却多达四首，足见此派诗人对他的重视。

皎然的五、七言绝句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沿袭盛唐，写得含蓄自然，情韵兼胜。如《冬日梅溪送裴方舟之宣州》：“平明匹马上村桥，花发梅溪雪未销。日短天寒愁送客，楚山无限路遥遥”（本集卷四）。另一类是狂怪而富有理趣的禅悦诗，如《偶然五首》之一：“乐禅心似荡，吾道不相妨。独悟歌还笑，谁言老更狂。”之四：“虜语嫌不学，胡音从不翻。说禅颠倒是，乐杀金王孙”（本集卷六）。《酬秦系山人戏赠》：“正论禅寂忽狂歌，莫是尘

心颠倒多。白足行花曾不染，黄囊贮酒欲如何。”此类诗后来不但成为禅师的常用诗体，其说理成分和谐谑笔调、狂怪意兴还为包括皎然弟子刘禹锡在内的中唐诗人所摄取。

大历诗歌近于收敛，长篇歌行已很少见。皎然却撰有一卷多的七古歌行（本集卷七为歌行，另还有数首杂于其它卷中），并在大历中以此体而著称（详参大历九年谱）。其歌行最引人注目的有两类。一类是题画诗，有《观王右丞维沧洲图歌》、《观裴秀才松石障歌》、《周长史昉画毗沙天王歌》等。另一类是通过增设咏物题的方式，在应酬歌行中“合法”地运用第三人称手法，自由地进行想象虚构，如《白云歌寄陆中丞使君长源》、《桃花石枕歌赠康从事》、《翔隼歌送王端公》等（上引皆见本集卷七）。此两类诗都明显地模仿李白，保留了天宝歌行的活力和气势。

《因话录》有一条记载，谓皎然初谒韦应物，为求合其意，“作古体十数篇为贽，韦公全不称赏。”此给人以皎然不善古体的印象。但《因话录》这一记载并不可靠（详参贞元四年谱），实际上五言古诗恰恰是皎然用力最多、最富于创新意味的诗体之一。初盛唐五古基本上沿袭汉魏晋古风，杰出者如陈子昂《感遇》三十八首、张九龄《感遇》十二首、李白《古风》五十九首，皆不出阮籍《咏怀》一类诗范围。皎然则与同时的孟云卿、韦应物一样，致力于探索唐代自己的新古体。他在《诗式》中批评陈子昂“复多而变少”（卷五），在《答苏州韦应物郎中》中称赏其古诗“格将寒松高，气与秋江清”，并云：“何必鄆中作，可为千载程”（本集卷一）。又在《赠包中丞书》中称赞灵澈诗“不下古手，不傍古人”（本集卷九），这些都体现了皎然在古诗创新上的自觉意识。他的五古有两方面的新意。一方面，他的登览游集诗上承族祖谢灵运的山水诗，善于记叙游览过程，描绘山水景致，阐发禅机玄理，但同时又采用了盛唐的“兴象”手法，将此三者有机地交融，而不再是谢灵运式的三段分列，如《奉和颜使君真卿与陆处士羽登

妙喜寺三癸亭》、《夏日集李司直纵溪斋》（本集卷三）、《白云上精舍寻杼山禅师》（卷二）等。后来柳宗元那些著名的五古纪游诗，善于将山水游览与谪宦之情相融，走的正是同一路子。另一方面，皎然的五古咏怀赠答诗注意从乐府民歌中汲取养料，多用比兴、排比、复沓、顶针等手法。如《感兴赠乌程李明府伯宜兼简诸秀才》：“门前岘山近，无路可登陟。徒爱岘山高，仰之常叹息。不如松与桂，生在重岩侧”（本集卷二）。《答黎士曹》：“楚木纷如麻，高松自孤直。愿得苦寒枝，与君比颜色。……何由表明义，赠君金辔轡。何以美知才，投我悬黎珠”（卷一）。《戏赠吴凭》：“予读古人书，遂识古人面。不是识古人，邪正何由见”（卷二）。《寓兴》：“天下生白榆，白榆直上连天根”（此诗未收本集，见《唐僧弘秀集》卷一）。这些至贞元中为崇拜皎然的孟郊所撷取，成功地组合成一种崭新的古诗体式，在中晚唐产生深远影响。

总的说来，皎然虽然尚未能将多种诗歌风格统一为个人的声音，形成鲜明的个性风格，却仍然不失为大历时期一位有特色、有成就、有影响的承前启后的重要诗人。

其次，安史之乱中，北方文士纷纷避乱南渡，在江南形成新的文学中心，而其后南北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动，又使这一中心保持下来，这一契机促使皎然成为大历江南诗坛的风云人物。他与避地、游宦、出使、隐居江东吴越的几乎所有著名诗人交往唱酬、论诗讲艺，包括陆羽、李季兰、刘长卿、顾况、柳中庸、吴筠、颜真卿、皇甫曾、张志和、李华、张荐、耿伟、杨凭、杨凝、韦渠牟、李嘉祐、严维、朱放、灵澈、包佶、梁肃、秦系、李端、韦应物、权德舆等。其中尤以大历八年至十二年颜真卿刺湖州时所形成的联唱集团规模宏大，可考者多达90余人，其联唱作品后来结集为《吴兴集》十卷。这一时期江南诗人群兴起的联句体、游戏诗和文人词，对中晚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皎然即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详参拙作《大历年浙西联唱：〈吴兴集〉考论》，

《宁波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此外,还有不少年轻士子慕名前来湖州,从皎然学诗或聚为诗会,其中包括了后来成为中唐诗坛杰出代表的刘禹锡和孟郊。于頔《吴兴昼上人集序》称:“江南词人,莫不楷范。”同时,正是在江南诗人群集会赋诗讲艺的环境中,皎然逐渐形成其文学史观念和诗歌理论,最终撰成《诗式》五卷和《诗评》(一作《诗议》)三卷。

其三,唐人论诗著作存世者无多,皎然的《诗式》、《诗议》是其中的佼佼者。胡震亨谓唐人诗话,“惟皎师《诗式》、《诗议》二撰,时有妙解”(《唐音癸签》卷三二)。《诗式》的命名,盖取自法典。《新唐书·刑法志》载:“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行之法也”(参姚垺《释〈诗式〉》书名取义,《书目季刊》十一卷四期)。故《诗式》的中心内容,即在于提示具体常行的作诗方法、准则,品评鉴定历代诗歌的体格。其具体论述,则涉及到诗歌的构思、取境、结构、布局、对偶、声律、用典、语辞、意蕴、情致、风格、复变(继承与创新)等相当宽广的范围。《诗议》所论,亦大致相近。《诗式》实际上又是一部诗歌选集,书中以五格十九体品诗,甄选品评了自汉至唐的大量诗篇和秀句,体现了皎然对诗歌史的完整认识和把握,矫正了初盛唐复古诗论鄙弃齐梁诗的偏颇。关于皎然诗论,学界已有较多论述,此处就不再赘言。

综上三条,可知皎然在诗歌创作和理论上都有引人注目的重要成就,值得学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但有关皎然生平的文献记载极少,《宋高僧传》虽为其立传,却过于简略,且有不少讹误,以致皎然的许多生平事迹不为人知,甚至连其名和字都含混不清。拙谱即试图对皎然一生进行较为全面细致的考索,为进一步研究皎然的创作和理论提供知人论世之助。

考虑到近年来年谱和文化、历史、文学大事编年一类著作出现不少,本谱在体例上仅考记谱主生平事迹,不参列时事及同时

代作家行踪。但由于安史之乱后，江南诗人群体的交游唱和活动十分活跃，皎然又处于这一群体的中心位置，故本谱花了大量篇幅考证皎然的交游联唱活动及其交游者的事迹，一方面为考察皎然所接受和所产生的影响提供资料，另一方面也希望有助于了解其时文坛风尚和江南诗人群体。凡事迹见于史传和考据著作的交游者，本谱只考述其与皎然及江南地区有关的行止，事迹鲜见者则详加稽考。另有一些交游者虽无法系年，却有一定事迹可考求，则撰为《未编年交游考》一篇，附于年谱之末。合共考述皎然之交游者 200 余人，为便于读者查阅，兹编订《交游索引》。本谱还对皎然诗文著作作了尽可能详尽的编年，已系年者达 300 多首，约占总数三分之二。

皎然文集及论诗著作的版本情况皆较为混乱。传世皎然集大致有两个系统，一为影抄宋本《昼上人集》十卷系统，一为明柳金补宋本《杼山集》十卷系统，后者比前者多出 24 首，正与于颀《序》所称数量合。但所补足者并非有版本依据，而是柳金据《唐僧弘秀集》等摭补，未必即本集所脱佚者，只能作为集外诗处理。《昼上人集》系统虽有脱误，却仍保留本来面目。自柳金以来，历代学者共补集外诗 60 首，断句一联，补足 2 首，其中 6 首为他人诗阑入，3 首及断句一联重出。传世皎然《诗式》除五卷足本外，另有两种一卷本。一种系删略五卷本而成，见《吟窗杂录》、《格致丛书》等。另一种系割取五卷本之卷一而成，见《续百川学海》、《历代诗话》等。此外还有割取卷一一条文为《中序》一卷者，见《吟窗杂录》、《格致丛书》等。皎然《诗评》（《诗议》）三卷散佚严重，合《文镜秘府论》及《格致丛书》等所录者，亦仅足一卷。《诗学指南》又将《格致丛书》之《诗议》一卷割裂为《诗议》和《评论》。凡此混乱，不一而足。为便于学者研究，另撰《皎然著作考》一篇，附于谱后。

拙谱的撰写始于 10 年前，最初是作为硕士论文的一部分，曾

得到导师周祖谟先生的悉心指教。不但治学方法即由先生传授,还承先生细心审阅初稿,指出不少讹误之处,甚至提示许多宝贵的资料出处,如《全唐文》所收皎然伪作《寄赠于尚书书》应出苻载之手,即由先生赐示。其后在修改过程中,得到佟培基、陈尚君二位先生的极大帮助。培基先生惠寄其手稿《皎然诗重出甄辨》,代印《全唐诗稿本·皎然集》,抄示《唐音统签》所收皎然集外诗,并赐告皎然一些集外诗的出处。尚君先生赐告皎然多数集外诗的出处,并对大历浙东、浙西联唱集团等的考索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意见。没有他们的无私帮助,本书的许多重要问题是不可能圆满解决的。6年前,承程千帆、周祖谟、周勋初、傅璇琮、许逸民诸先生热忱推荐支持,拙稿曾有过一次出版机会。虽然由于笔者自觉读书未周,且尚有一二疑点未解决,未遽付梓,但心中对于诸位前辈的奖擢之恩,一直铭感不已。此次正式出版,承厦门大学出版社大力支持。特别是同学王依民自己也曾撰有皎然简谱,此次亲任编辑,对拙著的修补定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给予了无私的帮助,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而时当盛夏,承千帆先生和祖谟先生冒着酷暑,分别为拙著题签和撰序,尤令我感激不尽。谨此一并致以深挚的谢意!

贾岛有诗云:“十年磨一剑。”拙著虽经十年磨砺,却还是读书未周,学力有限,故心中仍然惴惴不安,惧有疏漏讹误之处,惟望方家学者多加指教。

贾晋华

壬申年八月记于莺岛聚石斋

目

(110)	平四元庚
(111)	平五元庚
(112)	平六元庚
(113)	平七元庚
(114)	平八元庚
(115)	平九元庚
(116)	平十元庚
(117)	平十一元庚
(118)	平十二元庚
(119)	平十三元庚
(120)	平十四元庚
(121)	平十五元庚
(122)	平十六元庚
(123)	平十七元庚
(124)	平十八元庚
(125)	平十九元庚
(126)	平二十元庚

录

序	周祖谟
前言	(1)
皎然年谱	(1)
家世	(2)
开元八年	(9)
开元二十七年	(10)
天宝三载	(11)
天宝七载	(15)
天宝十四载	(21)
至德元载	(22)
至德二载	(23)
乾元元年	(24)
乾元二年	(27)
上元元年	(28)
上元二年	(30)
宝应元年	(32)
广德元年	(33)
广德二年	(40)
永泰元年	(45)
大历元年	(45)

(1) 喜雨
 (1) 聖手慈姑
 (2) 謝家

大历二年	(48)
大历三年	(48)
大历四年	(49)
大历五年	(52)
大历六年	(54)
大历七年	(56)
大历八年	(58)
大历九年	(69)
大历十年	(81)
大历十一年	(83)
大历十二年	(87)
大历十三年	(94)
大历十四年	(95)
建中元年	(100)
建中二年	(108)
建中三年	(110)

建中四年	(114)
兴元元年	(117)
贞元元年	(122)
贞元二年	(127)
贞元三年	(130)
贞元四年	(132)
贞元五年	(134)
贞元六年	(136)
贞元七年	(140)
贞元八年	(141)
贞元九年	(143)
未编年交游考	(148)
皎然著作考	(151)
引用书目及简称	(164)
交游索引	(170)

皎然年谱

释皎然，俗姓谢，字清昼，晚年以字行，简称昼。

皎然，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二九有传，称：“释皎然，字昼，姓谢氏。”《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四著录《皎然诗集》十卷，并云：“字清昼，姓谢。”本集（《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江安傅增湘双鉴楼藏影宋精抄本《昼上人集》，口上作《皎然集》，校以明毛晋汲古阁刊本《杼山集》等）卷首附录唐于頔《吴兴昼上人文集序》云：“有唐吴兴开士释皎然，字清昼。”又卷一附于頔《郡斋卧疾赠昼上人》，诗中自注云：“上人早名皎然，晚字昼。”《刘梦得文集》卷二三《澈上人文集序》云：“皎然字昼，时以字行。”综上可知皎然俗姓谢，字清昼，晚年以字行，简称昼。

【辨正一】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吴僧皎然，亦名昼。”唐赵璘《因话录》卷四：“吴兴僧昼，字皎然。”宋谈钥《嘉泰吴兴志》卷十七“释道”：“清昼，字皎然。”此皆不明皎然晚年以字行的情况，将名与字相混。

【辨正二】《全唐文》卷九一九于福琳名下录有《唐湖州杼山皎然传》一文，福琳小传云：“元和中沙门。”此文与《宋高僧传》所载皎然传题、文皆同，仅个别词语有出入。检《宋高僧传》，赞宁原将皎然与福琳合传，其标题全文为《唐湖州杼山皎然传福琳》，于皎然传后附黄州大石山释福琳传，文中云：

“琳终时年八十二，兴元二年（按兴元无二年，当为元年之误）四月入塔。”则福琳卒于德宗兴元元年（784），而皎然至贞元（785—805）中尚在世，福琳岂能为其立传。通读《宋高僧传》，可知是书体例，乃模仿史传，将附传人名以小字署于主传人之后，如卷六智威传附慧感传，题为《唐处州法华寺智威传慧感》；卷八巨方传附智封传，题为《唐郢州安国院巨方传智封》；卷九慧空传附元观传，题为《唐陕州回銮寺慧空传元观》，等等。明了这一体例，就可推知，《全唐文》之《皎然传》当即盗录自《宋高僧传》，而编者不审，将题目中附传之福琳误为作者。《皎然传》文末云：“元和四年，刺史范传正与会稽僧灵澈同过旧院。”《全唐文》编者当即据此推测福琳为元和中沙门。又明毛晋汲古阁刊本《杼山集》，已从《宋高僧传》盗录《皎然传》，并将标题附传之“福琳”一并录入，则《全唐文》编者或由此而误。

湖州长城人。

《新唐书·艺文志》称皎然“湖州人”，《皎然传》称为“长城人”。本集卷二《五言早春书怀寄李少府仲宣》，序云：“予故里在长城下山，昔岁属狂寇陷没江左，亲故离散，永望粉梓，不觉伤怀。”据《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三，江南东道湖州吴兴郡，所属县有长城（今浙江长兴）。

祖籍陈郡阳夏。

本集卷二《七言述祖德赠湖上诸沈》：“我祖文章有盛名，千年海内重嘉声。雪飞梁苑操奇赋（原注：梁苑出惠连公《雪赋》），春发池塘得佳句（原注：康乐云《池上楼》诗，梦惠连方得‘池塘生春草’之句）。世业相传及我身，风流自谓过时人。初看甲乙矜言语，对客偏能鸛鹄舞（原注：尚公少年善焉）。……昔时轩盖金陵下，何处不传沈与谢（原注：田公与约俱是西邸八友）。绵绵芳籍至今闻，眷眷通家有数公。”其中，惠连公即谢惠连，《文选》卷一三收其《雪赋》。康乐即谢灵运，其梦惠

连而得“池塘生春草”佳句事，见梁钟嵘《诗品》卷中引《谢氏家录》。尚公即谢尚，年少时尚鸛鹤舞，曾于王导席上从容起舞，一座击节，见《晋书》卷七九本传。田公指谢朓，《梁书·武帝纪》载，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招文学，谢朓与沈约等八人游集其中，号为“竟陵八友”。皎然泛称诸谢为祖，据《晋书·谢尚传》、《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卷五三《谢惠连传》、《南齐书》卷四七《谢朓传》等，诸谢皆出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

十三世祖衰，晋太常卿。

十二世祖安，晋太傅。

前引《述祖德》诗泛述诸祖，未标明宗系。于颢《昼上人文集序》称其为“康乐十世孙”，此序系受皎然之嘱而作（详见贞元八年谱），其说当出自皎然本人。本集卷十《五言冬日建安寺西院喜昼公自吴兴至联句一首》，其中王遵所联二句云：“宗系传康乐，精修学远公。”此亦指皎然。《新唐书·艺文志》、《皎然传》所载同。后世递加沿袭，皆以皎然为谢灵运十世孙。但细加考索，此说却不然。

本集卷六《五言赋得谢墅送王长史》，题下自注云：“其墅即昼七代祖吴兴守旧居。”诗云：“世业西山墅，移家长我身。萧疏遗树老，寂寞废田春。车巷伤前辙，篱沟忆旧邻。何堪再过日，更送北归人。”从“世业”、“长我身”、“忆旧邻”等看，皎然幼时生长于此墅，则此七代祖吴兴守应是其嫡祖。然检《宋书·谢灵运传》、《南齐书》卷三六《谢超宗传》、《梁书》卷五十《谢几卿传》、《南史》卷十九《谢灵运传》及所附超宗、才卿、几卿传，灵运曾孙才卿、几卿皆未曾出守吴兴，灵运一系也未曾有人任过此职。《宋书·谢灵运传》载：“灵运父祖并葬始宁县，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可知其祖父家业皆在